

生活之旅

「我此刻可以自力更生，我希望除去娘家大家还有自己的家。」
「说得好。」「不过，」振星又开始嬉皮笑脸。
「我一生都希望父母同我撑腰。」

亦舒

著



生活之旅

余英时

著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非经书面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:图字:01-2014-8297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活之旅 / (加) 亦舒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4
ISBN 978-7-5060-7927-3

I. ①生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
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04365号



生活之旅

(SHENGHUO ZHI LV)

(加) 亦 舒 著

责任编辑: 辛岐波 郭淑敏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92号

邮政编码: 100010

印 刷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5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6.5

字 数: 133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7927-3

定 价: 25.0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4258127

周振星在大学毕业的同一年便决定结婚。

那一日她像幼儿般围在母亲身边，“妈妈，妈妈，你送什么礼物给我？”

周太太纪月琼故意揶揄女儿：“你结婚，我干吗要送礼？”

振星眨着一双大眼睛，“我毕业，干吗你也送礼？”把手腕伸出来，展示一只金光闪闪的名贵手表。

周太太叹口气，轻轻握住振星的手，“我？我叫做没办法，你说什么我做什么，谁叫你是我女儿呢。”

振星笑，“妈妈，妈妈，这是不是叫溺爱？”

她母亲抬起头，想一想，“也不是，你若不遵守若干守则，把合理的分数带回家，我照样一顿毒打。”

振星犹有余怖地把双手搁胸前，“我还记得那些板子。”

周太太言归正传，“你想要怎么样的礼物？”

振星老实不客气答：“我想要爸在海滩路那层两房公寓。”

周太太仍然不忘打趣：“要爸租给你住？”

“不，我可不付房租。”

“那么，是要爸爸免费让你们住？”

振星提高声音，“礼物嘛，当然是送给我，归我名下。”

这时振星父亲周舜昆走进书房来，听见这话，便说：“呵，同父母论起嫁妆来了。”

振星见父亲出现，知道更易说话，立刻满面笑容迎向父亲。

周舜昆同妻子说：“你看振星这双大眼睛多占便宜，怎么看都不像个精明厉害的时代女性。”

一边眉开眼笑，分明是言若有憾。

周太太说：“我还以为王沛中打算成家立室，养活妻儿，怎么倒要我们赔老本。”

谁知周舜昆却道：“振星管振星，谁要王家养，那小子那个起薪点，养不活一只猫，我振星自有嫁妆，叫他气短，叫他抬不起头来，对我振星服服帖帖，哈哈哈哈哈。”

周太太抽一口冷气，“这是什么家教！”

周振星大乐，“爸，你答应了？”

“迟早还不是你的，过两日去转名字，收回楼宇重新装修，还有，我加送一辆平治跑车，还有，酒席同蜜月旅行也包在我身上，老爸我豁出去了，哈哈哈哈哈。”

振星欢呼，“爸我爱你！”

周太太在一旁摇头叹息，“爱一贯有附带条件。”

振星取过外套，“我去把好消息告诉沛中。”

周太太马上补一句：“叫他来吃晚饭。”

女儿一走，夫妻俩便收敛了笑意。

半晌纪月琼才同丈夫说：“这么快便嫁人了。”

“你不是一直希望她自名校毕业即时结婚生子吗？”

纪月琼这时才露出一丝笑，“上帝听了我的祷告。”

周舜昆也笑，“沛中父亲没听说过振星读的史蔑夫大学。”

“只要他是殷实商人。”

“台湾人做生意真有一手。”

“王家其实也不用做，他们在台南的地皮一亩一亩都不知道该怎么算。”

“我们对沛中总算满意，振星运气不错。”

纪月琼不语。

“你有意见？”

未来丈母娘批评道：“沛中十分大男人，这是台湾作风，改不过来。”

“我就是略喜欢沛中老成，偶然说振星几句，她肯听他，不然两个人都疯疯癫癫，怎么靠得住？”

“照你说，这头婚事仿佛十全十美。”

“十全九美，你看这嫁妆，可要花一大笔。”老周作肉疼状。

纪月琼微笑。

女儿一直是他掌上明珠，珍若拱璧，他对她毫无保留，他认为



振星是最孝顺的好孩子。

“从来没有叫我流过泪伤过心”，再疼她也是应该的。

不过纪月琼不得不警告丈夫：“注册结婚，喜席在酒店举行，我们只负责新郎、一名伴郎及一名伴娘的服装，宾客不得超过六十人，还有，婚纱就地取材，不可到欧洲去挑名牌，头面首饰由我们提供，其余的看男方作何打算，嫁女儿花费也有个谱，小心点。”

周舜昆说：“这些都是细节，不必计较，男方不做，我们来做，总之大家高兴即可，我请客，他们赏光，不亦乐乎，都是我的面子，只得一个女儿，最要紧振星高兴。”

这样看得开真是美事，纪月琼莞尔。

女儿花样极多，她设下限制，不是用来防女婿，而是防振星。

前一个礼拜振星才给母亲看订婚戒指，“妈，你瞧多难看。”
模样真的懊恼。

那是一只一克拉左右的光洁钻石指环，第凡尼镶法，简单大方，“很好呀。”

振星忽然泪盈于睫，“这婚我不结了，妈妈你去告诉王沛中婚期无限期推后。”

这是什么意思？

“妈，我块头那么大，钻石那么小，我怎么走得出去。”

做母亲的啼笑皆非，“你要多大的石头？太夸张了庸俗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今年二十二岁，总得两克拉出头吧。”

“你自己同王沛中去说。”

“妈妈，他尊重你，你一开口，他害怕。”

“我干吗叫女婿心里有个疙瘩！”

振星掉下泪来，“我不要这只戒指，我不嫁这个人。”

这一切当然是恫吓，但母亲还是动容了，她想到振星极小时情形来，磨着妈妈要一副积木，或者纯要抱抱，不达到目的，也是这样哭泣，面孔一点点大，因长得标致，像只活娃娃，真叫人疼爱。

一晃眼要出嫁了，将来一样要为人父母，生育至苦，持家辛劳，一点点心事，做母亲的又不是办不到，总得为她做得称心如意吧，这样的岁月，刹那间自指缝流过，一去不复返，趁女儿在身边，多多疼惜才是。

纪月琼听见自己说：“王沛中几时来？我同他说。”

结果换了颗近三克拉的钻石，此刻戴在手上，就像只小灯泡似的。

因为那次接触，她发觉女婿有大男人作风。

王沛中讶异，“真的是振星的意思吗？她好似不会如此肤浅。”

纪月琼并非窝在小世界打理了半辈子家务的那种中年妇女，她也有自己的事业，不是个好白话角色，当下连消带打，笑道：“史蔑夫毕业生也可以爱美，这样吧，我叫人到香港去挑。”



那王沛中忽然飞红了脸，“不，伯母，我马上去换。”也知道自己过分一点。

她怕他不甘心，换一个成色差的，“香港也许折扣大些。”

“我同你一起去，有个比较。”

纪月琼略有愠意，终于挑一颗上色上质的钻石——你这小子，你不买，我来买，你甭想欺侮我女儿。

可是接着王沛中又一直和颜悦色，爽快地用银行本票付了账，这个小插曲才告结束。

纪月琼这时听丈夫说：“振星嫁出去，我们就孤静了。”

“你同我放心。不出两年，就会把外孙往我们这边推。”

周舜昆大喜，“此事当真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，幼儿天天半夜哭，白天不住要吃要抱，谁还同你争。”

可是周舜昆乐得心胸实鼓鼓，终于哈哈又大笑起来。

王沛中上头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，据说王氏的嫡孙外孙加一起已有十六名，谁会来争第十七十八名。

这个时候，门铃响了。

纪月琼看看时间，“咦，这么早就来了？”

周舜昆说：“小两口一定又有什么要求。”

纪月琼叹口气，“再节外生枝，我同你只好跟了过去做佣人司机了。”

“她为什么不带锁匙？”

纪月琼站起来，“兴奋过度，忘了。”

她走到门前，把门打开，呆住。

门外站着一个天主教修女，正看着她微笑。

她们现在的打扮也轻松了，穿一条过膝黑裙，小小白色樽领，头上戴一方白色布巾。

纪月琼连忙礼貌地说：“我家信基督教。”

那修女眉清目秀，皮肤白质，三十出头年纪，因丝毫没有打扮。那种三十余岁看上去几乎接近纪月琼的年纪。

只听得她开口道：“我找周舜昆先生。”

纪月琼立刻说：“你请进来，外头冷。”

心中无限讶异，外表不动声色，先去唤丈夫，再去斟茶。

周舜昆看到客人的打扮，也呆在原地动弹不得，他缓缓走近去，低声问候起来，原来他俩是认识的。

纪月琼冲了一壶铁观音，见昨日振星买回的蛋糕十分新鲜，也盛两块出去。

这振星，爱吃爱穿爱玩，城里有什么好东西她才不放过，开一小时车她都会特地去买蛋糕，唉，统统宠坏了。

茶与点心才捧出，纪月琼发觉丈夫双目红红，声音哽咽。

“月琼，你过来一下。”

这是怎么一回事？



她连忙陪着笑走过去。

“月琼，坐下。”

她坐在那身份特殊的客人对面。

周舜昆到底是办惯事的人，他似乎已经恢复了镇静，不徐不疾地对妻子说：“月琼，你知道我在你之前结过一次婚。”

纪月琼简单地答：“是，你告诉过我。”

“我有一个女儿。”

“是。”纪月琼忽而紧张起来。

“月琼，这是我的大女儿婵新。”

纪月琼自问也经过一点风浪，可是到了此刻，才知道什么叫做震惊。

终于出现了，她终于找上门来了。

多年来，近四分之一世纪，都担心有一日终需面对这一对母女。

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隐忧渐渐淡却，慢慢褪为一个影子，若隐若现，几乎不存在了，纪月琼也乐得忘却它，好专心生活。

可是正当她已完全把它搁在脑后之际，它在最防不胜防的时候出现。

纪月琼沉默了十来秒钟，然后轻轻说：“婵新，你好，请喝杯茶暖暖身子。”

一时间不知用何种语气才好，纪月琼选了对王沛中说话的态

度：客气中带一点点亲昵。

周婵新欠欠身子，微笑道：“我的教名叫铁莉莎。”

周舜昆激动地说：“婵新身子不大好，这次她来治病，打算住在我们这里。”

纪月琼知道在这紧要关头她的表演不能有一丝纰漏，于是立刻接口：“自然，我们的客房是现成的，欢迎婵新来休养。”

周舜昆似乎觉得满意，他用手抹了抹脸，纪月琼发觉刹那间他露出老态。

振星都二十二岁了，夫妻做老了似手足一般，他有摆不平之处她需鼎力相助。

纪月琼随即问：“你母亲可好？”

周婵新轻轻答：“家母已去世多年。”

纪月琼又一个意外，她转过头去看着丈夫，周舜昆却并无异样，由此可知他早已知道此事，不过没向后妻提起。

纪月琼马上撇开此事不提，“婵新，你看上去很累，我陪你进客房休息，你的行李呢。”

“尚在门外。”

纪月琼此际不得不嘀咕外国的女佣，周六周日休息，公众假期不做，星期一至五朝九晚五，下了班关在地库看电视，这上下哪里去唤人，难道要主人去替客人提行李？

幸亏周舜昆一个箭步前去开了门把一小件行李拾了进门。

纪月琼微笑，“听说此刻神职人员也可以穿便服了，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取几件振星的衣服给你。”

婵新抬起头来问：“振星是妹妹吧？”

“是，她一会回来，我介绍你认识。”

“这次打扰了。”

“怎么说这样的话，应该多多来住才是。”

待婵新关上了门，纪月琼若无其事地喝茶吃蛋糕，一边看电视上的午间新闻。

周舜昆讪讪地坐在妻子身边，半晌问：“你没话问我？”

纪月琼看着丈夫，忽然笑了。

有什么好问的，她一点兴趣也没有，这么些年来，她一直有自己的工作，独立的进账，她才不防他什么。

纪月琼拍拍老伴的肩膀，“许多人都有前妻前夫及他们生的子女。”

“婵新来家是为着做一项手术。”

“是大手术吗？”

“肠子里有一个瘤。”

“不是坏瘤吧？”

“要切除后化验。”

“唔，所以想起父亲来，因怕是最后一面。”

“是，不然不会前来打扰。”

“你也用这两个字，奇怪，父亲家即是她的家，早就该来了。”

“她说她是出家人。”

“总是肉身，必有父母。”

“这次她并没有事先通知我。”

“幸亏今日没出去。”轻描淡写。

“她后天在圣保罗医院做手术。”

“很好，信任得过。”

周舜昆忽然似累到极点，退下去休息。

三十余年前的事刹时回到他身边来，前妻与他意见不合，无法共同生活，带着幼女到伦敦落脚，后来辗转听说她改嫁，稍后再分离异，他几番想把婵新要回来照顾，可是母女都不愿意。

婵新进中学那年振星出世，他另外有了寄托，好过一点，除汇钱外，其余事不再过问，在月琼面前也不提起。

今日婵新忽然出现，时间诡秘地缩笼成寸，伤心事仍然叫他心如刀割，他抵挡不住。

纪月琼叹口气。

她听到脚步声，转头，原来是婵新出来了，梳洗过后，换上振星的白衬衫蓝布袄，又不觉那么憔悴，可是两姐妹长得不像，婵新有秀丽的鹅蛋脸，振星浓眉大眼，打婴儿起就是圆面孔。

纪月琼拍拍沙发，“随便坐。”



如何说再见系列

如何说再见系列

婵新说：“一时睡不着。”

“乘过飞机，有时差。”

婵新点点头，这才拿起茶杯。

“出家多久了？”

“十年。”

“那么久！”

“我自十三岁起便听见神的召唤。”

他们总是那样说。

“你父亲不反对？”

婵新微笑，“他以为我闹着玩。只问我还俗会不会受到惩罚，我母亲却动了真怒，她与我脱离关系。”

“她何时过世？”

“有七年了。”

“何故？”

“与我同样的毛病。”

纪月琼由衷地叹息：“多么不幸。”

婵新轻轻说“我极之怀念她。”

纪月琼告诉她：“妹妹明年五月要结婚了。”

“那多好。上帝祝福她。”

“此刻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婚礼。”

“的确是人生大事。”婵新温和地微笑。

纪月琼对婵新有意外的好感。

本想多讲几句，可是看出婵新已累，刚想叫她去休息，门外汽车喇叭响。

婵新抬起头来，像是问……谁，什么事？

纪月琼摇摇头，微笑着说：“你妹妹回来啦。”

果然，门外一阵骚乱，嘻嘻哈哈，只见王沛中用手肘推开门，双手捧着大包小包，振星在身后，手上有更多的纸袋盒子，终于都放在玄关地上，抬头，才发觉有客人。

振星凭直觉认为母亲有点紧张，故额外留神。

只听得她母亲说：“沛中，请你把车子停到车房。”

振星立刻知道这是要支开他，便朝未婚夫飞一个眼色，于是王沛中立刻又出去了。

这时，纪月琼才笑说：“振星，我同你介绍，这是你姐姐婵新。”

振星呆住了。

她仿佛听说过一次她有一个姐姐，那年她才七八岁大。

这样的记忆早就埋在脑后，要到今天才翻寻出来。

振星连忙伸出手来，“你好，婵新。”

纪月琼提醒女儿，“振星，婵新是神职人员，教名为铁莉莎。”

“你是！”振星睁大了双眼。



婵新颌首，“我是一名修女。”

呵，“刚到吗，见过父亲没有？”

这时周舜昆推开房门出来，“姐妹俩见过面？稍后再叙旧吧，婵新我有话同你说。”

他把婵新召进书房去，关上门。

振星连忙沉下脸，把母亲请进房间。

“妈妈，她就是周婵新？”

纪月琼点点头。

“她来干什么？”

“来做一个中型手术。”

“自何处来？”

“我没问。”

“为何早不来迟不来现在来？”

“她怕手术会有不测，先来见见生父。”

振星大为紧张，“妈妈，这间大屋当年由你节蓄所买，可是你偏偏与夫共产，契约上两个人的名字，莫教人误会，分了一半去才好。”

纪月琼也十分慎重，“我会小心。”

“还有若干现金首饰，是你嫁妆，千万别叫外人白白得益。”

振星大眼睛睁得更大。

“她不像是那样的人。”